

留守女人

Lonely
Woman

她们是婚姻的守望者
却在现实与孤寂中挣扎

无助与渴望从身体深处衍生，像燎原的烈火
面对婚姻隔岸，暧昧咫尺，她们将何去何从？

网络点击率达1亿

一部深刻展示留守女人
情感生活的社会现实小说

路人某 著

凤凰出版社

留守女人

路人某 著

Lonely
Woman

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留守女人 / 路人某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3.6

ISBN 978-7-5506-1798-8

I. ①留… II. ①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06815 号

书 名	留守女人
著 者	路人某
责任编辑	康天毅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公司网址	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://www.bookfh.cn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村村委会西南 1000 米, 邮编: 101117
开 本	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27
字 数	40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06-1798-8
定 价	36.80 元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留守女人 / 001 | 第十八章 陈三麻子 / 126 |
| 第二章 激情阿黄 / 010 | 第十九章 佛堂拜佛 / 132 |
| 第三章 上节育环 / 017 | 第二十章 当归补血 / 140 |
| 第四章 小宝发烧 / 023 | 第二十一章 妙桃吃荤 / 148 |
| 第五章 喜儿出轨 / 032 | 第二十二章 黑夜温情 / 156 |
| 第六章 阿黄之死 / 040 | 第二十三章 喜儿怀孕 / 163 |
| 第七章 英雄救美 / 046 |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次 / 168 |
| 第八章 怦然心动 / 053 | 第二十五章 心形发卡 / 174 |
| 第九章 为爱逃离 / 060 | 第二十六章 私自人流 / 180 |
| 第十章 深圳情伤 / 067 | 第二十七章 我为伊狂 / 188 |
| 第十一章 回归留守 / 073 | 第二十八章 双面佳人 / 195 |
| 第十二章 家里进贼 / 081 | 第二十九章 综祥设套 / 203 |
| 第十三章 堂哥搞鬼 / 088 | 第三十章 党校学习 / 210 |
| 第十四章 尼姑妙桃 / 095 | 第三十一章 身心出轨 / 218 |
| 第十五章 玉弥勒佛 / 102 | 第三十二章 中了诡计 / 225 |
| 第十六章 蒋浩查岗 / 111 | 第三十三章 被玷污了 / 233 |
| 第十七章 做防盗门 / 119 | 第三十四章 生不如死 / 243 |

第三十五章	断绝关系 / 252	第四十五章	酒后误事 / 340
第三十六章	发现隐情 / 262	第四十六章	出轨证据 / 349
第三十七章	旧情绵绵 / 272	第四十七章	疯狂报复 / 357
第三十八章	过来做伴 / 281	第四十八章	出轨代价 / 366
第三十九章	心生嫉恨 / 290	第四十九章	黯然离去 / 375
第四十章	致命威胁 / 295	第五十章	无家可归 / 385
第四十一章	礼尚往来 / 304	第五十一章	铁证如山 / 393
第四十二章	抓了现形 / 313	第五十二章	将功赎罪 / 401
第四十三章	蒋浩回家 / 322	第五十三章	交颈鸳鸯 / 410
第四十四章	再次得逞 / 331	第五十四章	认干儿子 / 418



第一章 留守女人

九月份的湘中地区，虽说节气已经进入了秋季，但气候却如人的心情一样，焦躁而烦闷。西斜的太阳把一缕缕金黄的光洒在山坡上、树林里，绿油油的稻田如一片片被修剪过的草地，整洁而芳香四溢。

空气很闷热，刘诗雨骑在一辆踏板车上，流动的风撩起她飘着淡彩的长发，从她那短短的裙子底下钻入，肆意地在她雪白的肌肤上摩挲着。这是一条乡间的柏油路，洁净的路面一尘不染，弯弯曲曲地在低矮的山丘间延伸着，一直通向遥远的地方。

虽然空气相对热烈地流动着，可她依然感觉透不过气来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几天打牌老是手背，屡战屡败，而且右眼皮也是常跳个不停。老人们常说，左跳财，右跳灾，虽然80后的她不会相信这些，可不管怎么说，这几天总是感觉一切都不是那么顺，就如眼前这美丽而宁静的一切，在她看来，也不过是禁锢人的无形的囚笼。

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境由心生吧。

据国家民政部统计，2010年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，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，而很不幸的是，刘诗雨也是这4700万女人中的一员。“留守妇女”，这是最近两年才出现的新词，就像H1N1一样，也许其实是早已经存在的，只是最近才被人们发现，才被人们重视。“留”，自然指的是留在家乡，留在家里；而“守”呢，守卫家庭，守卫婚姻，守护老人，守护孩子……但对于像刘诗雨她们这样年纪的女人来说，守的恐怕更多的是寂寞。

生理上的寂寞，两地分居的已婚男女最有体会。就如一个突然被断了奶的婴儿，那种饥饿的感觉真的是无法忍受。用徐多喜的话来说就是：不性福，毋宁死。

徐多喜是刘诗雨的闺蜜。但刘诗雨倒不是那种少了那口就不能活的人，她是个很传统的女子，在情爱方面，她其实柏拉图多一点。

与老公分开已经好几个月了，都说小别胜新婚，但这么长久的分别，对于正

值荷尔蒙分泌高峰期的少年男女来说，在生理上，在心理上，都是一种万分苦痛的折磨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思恋就如初夏雨后的藤蔓，悄无声息地疯长！

思念是个折磨人的东西，它令人心浮气躁。心浮气躁就是打牌人的大忌，犯忌就会输钱，输钱就会更加心烦！刘诗雨正烦着的时候，在一个依山的拐弯处，冷不丁冲出来一辆摩托车！

“哎呀！”刘诗雨一声尖叫，人一慌神，没拽稳，车斜斜地靠在了路旁的斜坡上，自己也摔倒在地上！中国的乡村公路，大都是依地势而修建，自然免不了会有一处处很急的拐弯，而这些冷不丁的拐弯，自然就成了交通事故的多发地。

肇事者是个年轻的男人，身材挺拔而匀称，虽然两车并没有相撞，但他还是连忙把车停了下来，急急地跑了过来。

“不要紧吧？”男人蹲下身来，关切地向摔倒在地上的刘诗雨问道。

“不要紧？你从车上摔下来试试！”刘诗雨愠怒地说道，她跌坐在长满狗尾巴草的路旁，曲着一条腿，一只手撑在地上，试着想要站起来，却发现小腿痛得厉害！

“啊……！”低了下头一看，忍不住发出一声尖叫，刘诗雨赫然发现自己的左小腿内侧已经被擦伤，殷红的鲜血正从她那吹弹可破的雪白肌肤里涔涔地流出！难怪今天眼皮老是跳个不停，原来真有灾难在等着自己了！刘诗雨想着，眼泪不自主地就在她那明亮的眼睛里打着转转。

肇事者刚刚准备伸手去拉刘诗雨，却先看到了她小腿内侧殷红的鲜血，忙把伸过去的手收了回来，急急地转身就走。

什么人嘛，肇事了就想着逃跑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！刘诗雨看着匆匆离去的那个年轻的背影，恨恨地想着，都怪自己倒霉，唉，幸亏没什么大碍！

然而，转身的男人并没有离开，他匆匆返回到他的摩托车旁边，在摩托车的踏板上，放着一个医生的急救箱，他从箱子里匆匆取出一些东西，又匆匆地返回到刘诗雨的身旁。

原来是个赤脚医生，刘诗雨想，怪不得手那么白净。在这个男人先前伸出手的时候，她便已经注意到这双手，白皙而修长，饱满而有力。有许多女人观察一个男人，都是从男人的手开始的，有时候，男人的手不但能暴露他的工作性质，手的肢体动作更能反映出他的心理活动。

“让我来帮你处理一下吧。”男人的声音低沉而中气十足，听似是在跟她商量，而事实上有一种不容商量的简洁。

“哦……”

刘诗雨哦了一声，本来是想要坚决拒绝的，说实话，她对乡下的赤脚医生没有什么好印象。因为在她看来，不曾医死过人的赤脚医生几乎没有。她坐在地上，已经是显得有些狼狈了，白皙的双腿完全暴露在这个已经蹲下身的陌生男人面前，而更加尴尬的是，她的蓝色短裙也完全不能保护她那裙底的艳丽风光，隐隐约约被眼前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男人尽收眼底！

唉，怎么偏偏就伤到了那里啊！她懊恼地想着。

旁边的树林里一群鸟雀在叽叽喳喳地欢叫着，使静谧的乡村世界生趣盎然。斜阳穿过对面的树林，洒落一地的金色。空气中弥漫着水稻的芳香，隐隐约约混杂着男人的体香，令人迷醉。

都说桃江出美女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刘诗雨今年二十六岁，全然不像是一个三岁小孩的母亲。娇美的面庞，白皙的肌肤，凹凸有致的身材令每个见到她的男人都会怦然心动。她下意识地伸手想要抓紧自己的短裙，男人的眼神飞快地扫了她一下，她的心不觉猛地一跳，白皙的脸颊上顿时飞满晚霞。

男人的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，眉毛如被浓墨描过，鼻梁坚挺，脸似乎是刚刚刮过，干净而白皙，一点都不像个饱受阳光照射的乡野村夫。

男人的一只手搭在刘诗雨的小腿肚子上，温暖而有力，另一只手用镊子夹着医用棉在她流血的伤口上轻轻地擦拭，酒精的刺激很大，她不禁轻轻地呻吟了一声。

“一会儿就好。”男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创可贴，麻利地给她贴上。伤口不是很深，只是破了一点皮，贴上创可贴，血也就被止住了。

“起来吧。”男人伸去手，刘诗雨犹豫了一下，把手递了过去，心想最私密的地方都几乎被他瞧过了，拉拉手也没关系的。这样想着，她的脸也就烧得更加厉害，幸亏有晚霞帮她掩饰。

“踢踢腿。”男人说道。她很配合地踢了踢左腿，然后又踢了踢右腿，还好，腿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小腿内侧破了点皮，也不影响美观。

“这是我的名片和几个创可贴，有什么不适的话给我打电话。”男人把一张卡片和几个创可贴递给刘诗雨。

“哦……”刘诗雨犹豫着伸手接过了这些东西，心想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一定不会便宜这个家伙的。她这样想着，不由自主地偷偷望了望对面的那个男人。肇事者足足高出她半个脑袋，明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，正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她一慌，连忙捂了捂低开的前胸，两座雪白坚挺的峰正随着自己急促的呼吸上上下下不安分地起伏着。忍着疼痛骑了车，狼狈地往家里赶去。

“妈妈！”

回到家的时候，小宝坐在大门口，正眼巴巴地盯着由远而近的她，还没等车停妥当，小宝便跑了过来，背上还背着个小小的米老鼠书包“呱呱”地响着。

小宝是刘诗雨的儿子，已经三岁了，长得虎头虎脑，人见人爱。

“崽崽！”刘诗雨一把把他抱了起来，在他红苹果似的脸蛋上狠亲了一口，“幼儿园好玩吗？”

“不好玩，小宝不想上幼儿园。”一听到幼儿园三个字，小宝刚刚还高涨的情绪一下子似乎跌倒了冰窖，他嘟着个小嘴，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。对大多数中国小孩来说，幼儿园就是他们最恐怖的监狱。

“小孩子就是要上幼儿园的，就像爸爸一定要出去打工一样！”刘诗雨看着小宝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，她生怕自己一时心软，把刚刚上了不到一个月幼儿园的小宝接了回来。现在的农村条件好了，一般小孩子过了三岁都可以上幼儿园，不像我们这一代，三四岁了，还只是穿着条开裆裤，跟在大人的后面屁颠屁颠地到处瞎跑。

刘诗雨的家坐落在一条刚刚修好的乡村公路旁，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就是这里远近闻名的桃江水库，夏天的时候，这里总有许多莫名而来的人下到水库里游泳，甚至还有从省府长沙来的。水库的三面被鹅形山围绕着，远远地看去，确实很秀美，就如这里的大多数的女人一般，刚刚开发，略带羞涩。

她的丈夫叫做吴剑锋，也是个80后，现在在深圳打工。她们和婆婆住在一起，她婆婆，也就是小宝的奶奶，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，本来是很勤劳而能干的一个，可是因为丈夫的早逝和自己有高血压的身体而变得一蹶不振。

除了小宝的爷爷，也就是刘诗雨的公公早逝外，这是个很典型的中国家庭，丈夫在外面打工养家，妻子在家里照顾小孩和老人。

而事实上，被照顾的反而是刘诗雨和小宝，虽然有高血压，但她的婆婆一直就是个很隐忍的妇人，视小宝如心头肉，含之怕融，捧之怕化。而刘诗雨，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家女，她甚至连一餐饭都做不太好。当然，这也不能算是她的错，自小，她就是家里最受宠爱的一个，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她长大就去了深圳打工，直到和吴剑锋结婚。

像她这样的女子，应该是属于现代的时尚都市的，青青、美丽、开放而又有涵养。这是她的闺蜜徐多喜这么跟她说的。

其实，这也是刘诗雨曾经有过的梦想生活，甚至连小宝，都是在深圳出生的。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，那边的许多工厂都像被霜打过的茄子一样，要死不活的。随着小宝的出生，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小夫妻俩也越来越不堪重负，加之小宝也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，而深圳那边的幼儿园，其收费之高，

也不是普通打工族所能承受的。

再加上她公公的早逝，她的婆婆也显得很孤独，而吴剑锋是个很孝顺的儿子，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，刘诗雨的回归也是很自然的了。

但是这个自然，却不是那么合情合理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她的婆婆，现在是已经到了需要伴的时候，而她的那个已经入土为安的公公，自然是不能为她做伴了，所以孙子和儿媳妇的回来，自是让她精神好了许多。

由曾经的鸳鸯共枕，到现在的孔雀东南飞，对于刘诗雨来说，这样的生活真的是很难熬。白天还容易打发一点，把小宝送去幼儿园，其余的时间大部分就是打牌，这也是农村女人最普遍的消遣方式。可一旦到了晚上，小宝睡熟了的时候，无边的寂寞与躁动就会在她的身体里慢慢地发酵，欲望就会像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一样，令人发狂。

她本来就是吴剑锋的宝贝，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拥有令每个男人都会着魔的美丽胴体，还有她拥有一颗善良的心。每次两个人腻在一起的时候，吴剑锋都有办法让她达到欲仙欲死的高潮。

而她回来已经快半年了，这一切都成了她念念不忘的过去，就像一个酗惯了酒的男人，突然之间要他戒掉，这种滋味，可想而知。所以她的手气背，她的焦躁不安，有时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晚饭是她婆婆做的，吃完饭不长时间天色就暗了下来。山村的夜晚来得要早一些，刘诗雨已经适应了这些变化。好不容易把小宝哄睡了，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刘诗雨的家是一栋两层的楼房，在外国人看来，这该是一栋不错的乡村别墅，可是这样的房子在咱们中国的农村，已经是随处可见了。刘诗雨住楼上，婆婆住楼下。小宝跟婆婆睡，这是婆婆自己要求的。

气温依然有点高，刘诗雨感觉浑身都黏糊糊的，她拿着浴巾就进了浴室。浴室很大，是她所希望的那样，但遗憾的是里面没有安装一个大大的浴缸，她喜欢泡澡。一件件地脱掉束缚在自己身上的附着物，曼妙的身体完全暴露在这闷热的空气中，她索性把靠北的窗也打开了。

当然，她不是暴露狂，也不是喜欢自己被别人偷窥，绝大部分女人是没这样的癖好的，她也没有。她家房子的背面，是一片茂密的树林，这是她家的自留地，林中的杉树几乎都要把它那尖尖的针叶伸进她的浴室，在她凹凸有致的胴体上轻刺一下了。

打开莲蓬头，温热的水淌过她笔直的小腿，她不由轻轻地皱了皱眉头，傍晚被划破的伤口因为温水的浸泡而隐隐地痛。她轻轻地扯掉了贴在上面的创可

贴，想起那双修长而饱满的手捏在她的腿上，想起那男人狡黠的笑眼，脸上不由又飞起了红晕。

虽然是80后，可刘诗雨依然是个很传统的女孩，贞洁与妇道就如她那黄皮肤黑头发的外表一样，似乎也是与生俱来的，她不禁为自己刚才心底里似乎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自责不已。

跟吴剑锋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像《苹果》里的范冰冰和佟大为一样，小两口也迷恋于腻在一起鸳鸯戏水，少年夫妻，总是那么性趣盎然，激情四溢的。而这些，她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了，只能让激烈的暗流在内心深处澎湃，任凭潮起潮落，花落无声。

刘诗雨家的后阳台和浴室正靠着她自己家的后山，而后山跟二楼几乎是一样的高，弹跳好的男人只要用力一跃，就能从山上跳到她家的阳台上。她开着的窗正对着黑糊糊的杉树林。正当她暗流涌动的时候，突然传来“喵”的一声，着实吓了她一跳。

她抬头望去，一只黑糊糊的大猫瞪着它那双绿眼睛正呆呆地盯着她曼妙的身姿，仿佛一个从未见过如此春意盎然的少年男子一样！

“死猫！”刘诗雨呵斥着，拿着喷头就往猫身上淋去，那只色色的大猫“喵呜”一声，急急地往树林里蹿了去。刘诗雨眼睛追过去，却发现树林里似乎一阵晃动。

是什么东西呢？

她暗忖着，心里不由一阵紧张。对于鬼怪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，她是不相信的。但是不是有人在偷窥呢，这也不可能，后山荆棘丛生，是个人就不会钻到那里去的。

她心里犯着嘀咕，关上窗户，披着浴巾就往卧室里去了。

她不相信真的会有人偷窥她洗澡，然而，世事有时还真的不全是她所想象，这是后来她才知道的。

刘诗雨的卧室布置得比较简单，一柜一床一张电脑桌，电脑是组装的，便宜而好用。她打开电脑，把QQ挂了上去，然后拿起吹风机，吹着自己湿漉漉的头发。

腾讯QQ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即时通讯软件，当然，除了它那个烂透了的保密系统外。使用QQ作为聊天工具的，几乎都有过密码被盗的经历。刘诗雨的这个QQ是刚刚申请不久的，所以好友也不多，当然，无论是哪个QQ，她的老公总是第一个知道的。

也真是心有灵犀，她正想着老公的时候，吴剑锋的企鹅头像就变亮了，“滴

滴”地欢叫着向她发出视频的请求。

刘诗雨放下手中的电吹风，急忙来到了电脑前，她戴上耳麦，点击了老公的视频请求。

“宝贝，在干吗呢？”吴剑锋在那边眼巴巴地盯着视频，问道。说实话，吴剑锋确实是个帅气的男人，至少在视频上看来是这样，标准的国字脸，浓眉大眼，鼻梁挺直，一头短发整洁而利索。他光着膀子，上身看起来很是强壮。

“刚刚洗完澡在吹头发呢！”刘诗雨盯着视频上的老公，眼睛里满是柔情蜜意，“没看见吗，还披着浴巾呢！”“呵呵……”吴剑锋傻笑着，“老婆你今天好漂亮！”

“少来，你老婆哪天不漂亮了？”刘诗雨撒着娇，湿漉漉的头发随意地搭在长长的脖颈上，一条浴巾围在身上，白皙饱满的双峰跃跃欲出，深深的峰沟在视频上显得更是迷人。

“你和小宝还好吧？”

“小宝很好……我不好呢！”

“啊，你怎么啦？”那边的声音很是急切。

“今天骑车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了，刮破了小腿，好痛啊！”刘诗雨幽幽地说道。

“啊，怎么搞的么，严重吗？让我看看！”吴剑锋满眼痛惜地说道。

“在拐弯处不小心摔的……”刘诗雨没有跟老公说是碰到了谁谁谁，有时，事情不要弄得那么清清楚楚反而好些，“你一个人在寝室吗？”

“嗯，今天我休息，他们还没回来……”吴剑锋望了望寝室外面，然后起身把门关上了。他在深圳的一家星级宾馆里当侍应生，待遇还行，住的地方也是这家宾馆顶楼的一个房间，几个人住在一起，刘诗雨曾经去过的。

“哦……”刘诗雨应了一声。

“有没有想我啊？”吴剑锋在那边涎着脸，眼睛勾勾地盯着视频上自己老婆说道。

“好想……”刘诗雨低低地说道，她看着自己那可望而不可即的老公，心里满是渴望与痛惜。两人在一起的时，每当吴剑锋眼睛发光，像狼一样盯着自己看的时候，她就知道，一场酣畅淋漓，欲仙欲死地性爱总会如暴风疾雨般袭来。

“腿伤得怎么样啊，让我看看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她打开了电脑前的一盏灯，房间里顿时变得雪亮。然后她把视频的线重新整理了一下，把摄像头拿在手上。“老婆，看看你的腿……”

刘诗雨乖乖地把镜头定在受伤的地方，伤处也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些许痕迹，视频上一条光洁匀称的小腿令人目眩。“还好……老婆，把视频慢慢往上移动好吗……”

“你坏……”刘诗雨娇嗔着，即使是夫妻，在视频里这么裸身相见她也是做不出来的。看着视频中自己爱人赤裸裸的上身，听着他那粗重的呼吸，心底里慢慢涌起一股暗流。镜头沿着小腿，慢慢地往上移动着，到了她那圆润的大腿处，她下意识地吧浴巾往下扯了扯，刚刚从浴室出来，她还没来得及穿内衣裤呢！

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刘诗雨懒洋洋地起了床，洗漱完后就下了楼。楼下婆婆正在打扫院子，小宝已经上幼儿园去了。

“诗雨啊，面条已经煮好了，快点去吃，放久了会糊的。”婆婆看着自己娉娉婷婷的儿媳妇下来了，连忙说道。

“嗯，知道啦！”刘诗雨是个善良温顺的女子，平时待婆婆也是孝顺体贴，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她总会给婆婆买些时髦的衣服鞋袜之类的，婆婆嘴上每次都说这个贵啊那个贵的，可心里还是喜欢的很。老人家嘛，总是舍不得花钱的。

刘诗雨乖巧懂事，婆婆就这么个儿媳妇，所以待她也就如同女儿一般，婆媳关系处理得很好，这使吴剑锋感到特别欣慰。

几乎每天上午都是这样，小宝早早地就去了幼儿园，婆婆做好早餐，等着刘诗雨下来吃。她们家也没有种田，所以没什么农活要干，再说，孤儿寡母的，也做不了那些粗活。吃完早餐，刘诗雨就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衣服洗掉，小宝的衣服都是她婆婆洗的。洗完衣服，没事就陪婆婆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着，偶尔，她会到菜地去择择菜，那些鲜嫩的蔬菜瓜果甚是惹人喜爱，这些可是真正的纯天然绿色食品，在城里，是不可能吃到的。

这样的生活，其实还算蛮惬意了。刘诗雨想，若是老公能待在家里，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这种男耕女织，无欲无求的生活，还是挺美好的。然而，现实生活就是，待在家里，就等同于失业，靠那不多的几亩责任田，想要养活一家老小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

洗完衣服，刘诗雨没事就房前屋后地到处转转，乡村的晌午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青山绿水的，鸡鸣狗叫，鸟语花香。无论她走到哪里，她家的一条名唤大黄的狗，总是要跟在她身后，屁颠屁颠的，形影不离。而有趣的是，那条全身乌黑的大猫，也老是跟着她们。这猫，这狗，本来是天生的敌人，可说来也怪，她家的这对冤家，却好得如同在度蜜月的小两口一样，黏糊糊的。其实呢，说怪也不怪，现在的生活条件好啦，就连猫和狗都不会为食物而发愁，

吃的问题解决了，自然就不会出现猫抢狗食狗夺猫粮的激烈战斗了。

而且，猫是公猫，狗是母狗，异性相吸，相处久了，日久生情也是挺正常的事情。这不，看国外国内，人和狗都有结成夫妻的。

不过，这只公猫还有个怪癖，就是喜欢往刘诗雨脚上拱，而她又是个极其注意卫生的人，所以对大猫的这个坏习惯，她总是忍无可忍的。

这不，她刚刚站在菜地的篱笆前，欣赏着翠绿的青菜，那个讨厌的家伙又在她光洁的脚背上磨蹭着。

“死猫！”刘诗雨一脚把它掀开，想起昨晚那双贼溜溜盯着自己看的绿眼睛，不由得脸上飞起了红霞，想必这只公猫真的是挺好色的。

上午的时间过得很快，还在吃午饭的时候，刘诗雨的手机就在叫个不停，不用说，一定是麻将馆打来的。

匆匆吃完饭，刘诗雨就骑着摩托车出了门。

“妈，我打牌去了！”

“嗯，去吧，骑车注意安全。”

麻将馆离她家也不是很远，就开在本村的一户人家里，不一会儿她就到了。进到门里，已经有一桌开牌了。在中国，最普及的一项娱乐活动恐怕非打麻将牌莫属了，当然，如果这能称之为娱乐活动的话。“婆娘，怎么才来！”

进到里屋的一间麻将室，抬头就看见她的闺蜜徐多喜坐在那里娇笑着骂着。而靠东边坐的那个男子，有点眼熟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昨天肇事的那个人！

男人微微笑了笑，算是打了招呼。刘诗雨想起昨天几乎是上下全失的窘相，俏脸腾地就飞起了红霞。

想不到今天又遇到了他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还好，他没有见面就提起昨天的事情，他不提，刘诗雨就更不会提了。如若传出来被徐多喜知道了的话，不定又要被她取笑半天。

“还早得很呢！”刘诗雨说着，就坐了下来，她的下手是个三十岁左右，有着一双眯眯眼睛的男子，大概是因为他比较好色吧，所以大家都叫他“色哥”。就是这个色哥，昨天赢了她好几张红票票。

“来来来，美女请客！”色哥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谄媚地对刘诗雨说，“美女今天真香！”

“还不定谁请客呢！”刘诗雨笑了笑，按下了骰子键。她今天穿了条鹅黄色的连衣裙，粉黛未施，在身上随意洒了几滴香水。

女人跟男人打牌就是要穿得性感一点，越能撩拨男人的心思越好，这是徐多喜跟她说的。当然，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撩拨谁，除了她的老公。



第二章 激情阿黄

她们玩的是长沙麻将，把牌切了上来，刘诗雨一看，不得了，四个一筒，四喜。开骰子看鸟，九个点，全中！

“红花手啊！今天不得了！”徐多喜故作夸张，惊呼不已，“到底是老公没在家啊！”

所谓红花，就是这里人们对处女的称呼。徐多喜曾经说过，一月没嘿咻，也可以算是红花。照她这样算来，刘诗雨该是个老处女了。不过，这样的老处女，当着难受。

想着昨晚跟吴剑锋的激情视频，她的脸又飞起了红霞，“别乱嚼舌头，不好意思，给钱给钱！”

其实徐多喜和刘诗雨同病相怜，她的老公也不在家，只是她是个藏不住话，天阴了就要喊“下雨咯快收衣服咯”的主儿，那天还跟刘诗雨说忍无可忍了要去打点野食，只是不知道最近野食打到没有。

看来今天刘诗雨的手气很顺，才摸了几圈，她就已经七对听牌了，手上一个九筒，一个五万，她稍微考虑了一下，把五万打了出去。

“碰！”那个“肇事者”坐在她的上手，连忙碰了过去。

上碰下自摸，刘诗雨心里想着，切了一张牌，一看，乖乖，还真的是九筒！

“豪华七对！自摸！”刘诗雨兴奋得叫了起来，打牌的人都是这个德性，自己和牌了，声音就特别大。

“碰你个头啊！明明可以和牌你却不和！”徐多喜沮丧地看了看那个“肇事者”的牌，不看则已，一看气得她暴跳如雷，胸前两只小鹿都快要蹦出来了。

原来“肇事者”可以和五万的，他却沒有和，难怪徐多喜那么气了。刘诗雨看了看他的牌，果然可以和五万的！她偷偷瞟了一眼那个没和她牌的男人，心里不禁对他有一些小小的好感。其实，这个“好感”的由来，也不完全是因为他没和她牌的原因。首先，他昨天肇事没有跑掉，即使还谈不上他该不该为事故负责，这至少说明他的品德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其次，他今天见面没有和她

提起昨天的事故，说明这个男人懂得尊重女人。有些事情，如果女人不想说的话，男人最好是不提起。

“靠，美女，今天是不是穿了红内裤啊？”色哥出了钱，总是要占点便宜回去才甘心的。中国人大都喜欢讨好彩头，听吉利话，所谓鸿运当头，鸿通红，这是汉语语言独特的魅力所在，所以据说穿红色内衣内裤是可以走财运的。

穿没穿红内裤，当然只有她自己知道了。不过若是昨天的话，就要另当别论，所以听到色哥这么一说，肇事者紧抿的嘴角不由得泛起了微笑。

当然，这一切刘诗雨都看在了眼里。

后来才知道，是肇事者故意不和她的牌她才能自摸的。

第一圈下来，各人都和了一盘，不过除了刘诗雨外，徐多喜她们三个都是小和，所以刘诗雨第一圈就有四百多元的进账。

“婆娘，你要大发了！”徐多喜一双媚眼里秋水盈盈，盛满了羡慕。

“这算什么！”刘诗雨笑了笑，用如葱似的两个手指把低开的领口捂了捂。那个色哥眯着一双鬼眼，时不时地偷窥着她丰满的双峰，这她都知道的。据统计说男人每过两分钟就会想到一次性，其实，女人何尝又不是。

刘诗雨说的没错，第一圈赢了四百多块，这真的也不算什么。现在的钱不做钱花，不是都有大学生内急了用百元大钞当手纸揩屁股，富二代闷得慌用百元大钞当卷烟抽吗？

麻将馆的生意真好，看牌的人跟打牌的人一样多。有这样一个笑话：一大早张三在渡船码头碰到了李四，李四身上湿漉漉的，一脸的疲惫，张三就问，怎么，昨晚没睡好吗。

李四说，一夜没睡呢。

张三又问，晚上干吗了呢。

李四说，船上的人打了一夜牌呢。

张三又问，船上的人打一夜牌关你什么事。

李四又说，我在旁边看了一夜。

张三说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你怎么全身都湿漉漉的呢。

这下李四不高兴了，他奶奶的，看的人多，船太小，我只好站在水里了。

国人好赌，高兴的当然是馆子里的老板，而且现在还没到秋收季节，所以仙人也特别多。“仙人”是徐多喜对如她们一样无所事事整天沉迷于牌室会馆的闲人的称呼。“仙人”好，整天有闲，赛过神仙。

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棋牌麻将，这些与之相关的行业，都几乎成了当地的一大支柱性阳光产业，据说打烂了一只碗都能够为GDP做不少贡献，那

这一行就更不用说了。

却说这几个男男女女斗得正欢的时候，门吱地打开了，当然，进来的不是来抓赌的派出所民警，这些小打小闹还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，就是费力不讨好，捞不了几个钱。

进来的是个女人，村里的妇女主任。

“哟，喜儿，诗雨，都在啊！”

“蒋主任，打牌不？”徐多喜嘴巴快，看见领导来了连忙打招呼，刘诗雨跟着笑了笑，也算是打了招呼。

“我不玩，我有事呢。”蒋主任笑嘻嘻地说道，“小张医生，色哥，多给两位美女放点炮哦！”

“我是想给两位美女放点炮，可不知道两位美女愿不愿意啊！”色哥涎着脸说道，他总是想方设法要揩女人们的油，仿佛这样的性暗示真能满足他的生理需求一般。

也许，男人们都喜欢意淫吧。

“去死！”徐多喜嗔骂着，把牌一倒，又和了色哥的牌，“天下没有免费的‘炮’放哦，拿钱来！”

色哥连着放了几炮，沮丧得很，两个人在那里歪歪唧唧着，蒋主任站在旁边哈哈大笑。

“蒋主任，最近是不是很忙啊！”坐在刘诗雨上手的“小张医生”说道。

原来他姓张，还真是个什么医生，刘诗雨心里嘀咕着，虽然嫁给吴剑锋已经有好几年了，但在这里待的时间真的屈指可数，所以她认识的人也不是很多。

“是挺忙的，乡里的计划生育秋季突击活动已经开始了，我正想要跟两位美女说呢。”蒋主任说道。

“又要查环啊！”徐多喜说道。

“是啊，一年四次的，今天天气好，乡里派了医生下来，两位姑娘就当帮帮我的忙，耽搁一圈牌的时间好吗？”蒋主任倒是很会说话。计划生育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，每年都要查环查孕四次，这个刘诗雨是知道的，在深圳那边打工的时候，每个季度都会接到蒋主任催查孕的电话，真的让她不胜其烦。

“我们两个就不用查了吧，都是孤儿寡母在家的。”徐多喜笑嘻嘻地贫着嘴，就是，两个人的老公都不在家，那么长时间没有嘿咻了，怀孕自然是不可能的。

“那可说不定！”色哥嘴巴不饶人，“刚才我都放了一炮给你呢！”

“会死！”徐多喜嗔怒着，举起粉拳就要打色哥。